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洞集卷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李燧

石洞集卷十三

明 葉春及 撰

序二

潮州太守青螺郭先生考績序

夫孔子豈不至聖哉周道缺王路塞文武之政勵勵方簡之中其所憲章必是焉在無亦天命未改吾猶委質而臣之故曰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自

僞能興文武之道世混濁莫能用也諸侯散亂語皆道古以非今王制律之能免於不從之討高皇帝定天下建典則為萬世程以三十一章修飭郡邑之吏吏隨牒至奉瀍令檢式展采錯事三年上于主計書能按職與否以胥後令四海附離而事天子非但方簡之文武士蒹屈首受書皆孔子之微言也居常惛惛不辨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至陳功見偽增實執空文以誷主上此夫名為委質實格詘無尊用之心不從之罪寧獨道古

非令者青螺郭先生學孔子之道則自筮仕一奉高皇帝甲令及守潮三十一章盡貫行之出教告令丞尉文學博士願諸君卿佐太守為治又出教敕掾史毋以身試法百姓及惡少年皆有化條推其至誠訓詞雋永無不灑然改容易慮者化行俗善弊祛利興先生德政遍十邑矣而博士某等欲石洞序先生績則遣弟子某某以來故詳學校事夫潮韓子所治也當韓子時文事未顯治進士獨有趙德因以為師令博士三十餘人師不

獨德縉紳大夫學古之道文章軼於西京射策甲科褎然常為舉首應書之士滿公車矣不獨德治進士先生賡厲以孔子之道則輕車之王良哉余聞世儒道堯舜而法文武道法離而叛官離次之臣衆矣内心性而外文章内外泮而約禮博文之教荒矣先生兼道法合内外修起學宫陳鐘鼓莞籥詩書禮樂之教下逹里閭治韓子書堂羣十邑弟子講業其中自為刪潤切磋究之嘗與僚佐博士弟子摩抄韓木曰椽也韓子植椽百千

年猶韓之余植士改柯易葉十年不中椽二十年不中屋百千年而不郭羞乎諸生業封殖此樹以無忘先生之德故事上計吏皆得自見上必問何以治潮顯擢之以示天下令第以計簿徃亦必擢即未得如渤海親受命於其君三年而成孔子所希冀而未能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先生孰望之不佞何敢與知手植松桂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此不佞之計也

大將軍戚公請告歸登州序

登萊濱海地所患東南島夷棘馬秦城臨洮至遼東延
袤萬里控弦之民不敢南向而牧後世諱其事而修其
功遣假男女齎五穀百工成島夷後世被其毒而議其
罪國朝防邊立九鎮自山以東負海之郡淮浙閩廣築
城置守盡于珠厓皆倭以也可謂聖人慮事者乎魏鄂
宋凉轉戰逐北建功萬里之外矯矯虎臣將將之善由
高皇帝長陵北伐犂其王庭而今自臨武節假諸臣有
一可使惡有榆木川之事乎島夷自洪武時固已患其

慓悍正統遂殘挑渚摽甲之人竟無能挫其鋒者報國謂何嘉靖壬子倭大入寇浙東西江南北以至閩越咸懼其禍督府數易羽檄四馳竭府庫之財不足於糧餽募梟鷙之徒不足於行陣數萬之衆賊常以一矛走之天下大震大將軍戚公時參將分部台州為鴛鴦陣教戰其節制士無一不當百賊犯台州殲之已徙部閩中賊方壁福清戰於牛田殲之走興化又殲之賊乃大創寖平而閩浙免於鋒鏑無不欲尸祝公矣當是時公名

大顯天下無問識不識皆知戚公隆慶初北兵入塞詔備薊州公曰禁兵則恣睢召募則烏合徵發則道敝分戍則坐饑邊郡良家子以浙兵法分合更番訓之三年乃可議戰故公在鎮未甞徼一戰之利所謂節制之兵也北人欵塞願為臣妾夫豈呼韓之運勝筭得焉耳用於南如彼用於北如此使遇高皇帝萬户侯豈足道哉閫帥𦵏曰令之將難矣古司馬法閫以外聽於將軍致屈萬乘以信其威何可得於今日文墨之吏實握其權

一不如令吏得以法議之且非獨此也將相和調則事允濟故平勃交驩天下不以貶兩人夫皆社稷之役耳日者相臣弃賔客大將軍遂有人言摯摯而南猶尚以前過也倉公治病隨地而異公故習南北之勢亦欲起羸越而强之驥千里而縶其足公病則宜公曰不然不佞席先人之業結髮行間天誘其衷所向克遂有功皆上神武中外大臣推轂之力也不佞何有焉蕞爾武夫致位上將祖父妻子恩澤優渥功名顯於三垂寧尚有

不盡乎介冑四十年筋力竭南為瘴癘見欺即慕馬革之名何益國事向與武夷君要言南平鴟夷釋兵請急黄冠重遊久而未復武夷君之為討何以解焉登州近三神山仙人往來歸置妻子黄冠從之庶幾安期之志國家人才如彭蠡陽鳥何少不佞葉子曰三代下人品獨多子房謂功成不居而從赤松子也不意千載戚公繼其芳躅公所言安期生意深遠矣射楊葉者百中而息鵬不難九萬里而南其息亦以六月斯造化之玄機

豪傑之遠識也予房雖辟穀強起高后上方拊髀頗牧

安期公詎能乎公第黄冠往矣

順德沈侯入主司徒序

沈侯漳南介士也故以名其菴云沈侯來粤余未嘗承

顔色顧獨好余初上最父母皆被寵命謂曾生士鑑曰

主上不知不肖施及父母躍然喜之儌福石洞片言是

又一華衮也屬余未間羅生良器問侯侯贈之言亦以

質于石洞謂異形駢心石洞予耳嗟夫莊生有言去國

日久見似人喜矣俟生介國一去千載環視寓中同時夷由輩不知何所得余於拓落之野所謂似人者哉令之論人蓋亦難矣文王大勇祗以文稱武王訪道獨以武顯非有短長語其盛也俟為邑施舍已責振窮匡之逮鰥寡禁淫衺舉廢墜節器用禮髦士上黄耇皆章章較著奈何獨鋤強目哉余至五羊遊學士大夫間率多壯厲遙氣之稱回視温陵宜然此錦田令所以蹻然於從政之時也呉生美曰朝廷立臺諫救過肅憲非方剛

正直之士不勝則莫如侯主司徒又南之何石洞子曰胡端敏言正直之士濡不能忍遇事不無果敢不無犯其逆鱗寘於他司所以全之亦漢武不將廣意哉李獻吉為司徒郎一奮而摧奄人成洪洞辟於竹石壓之生桓敵之生侯勉之矣不聞蒼梧吳公乎令順德九年乃遷遷又郡丞又嘗關三木吳公何如人哉似人也

魏將軍致仕歸長樂序

李宗陽魏舜臣皆衛將軍治惠州與余善宗陽廉謹於

文法治莫府文書兢兢不失尺寸舜臣好奇偉倜儻之節敢行趣嵺廓一不盼轅下天下有大事此兩人可任宗陽罷海上軍一年而舜臣乞骸骨衛將軍舜臣者其父南峯公也南峯公博學善屬文舉孝廉持衡爭得之不得而世其官佚千户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乃上書謝當塗而之南峯射獵夷蹦邑中公提戈躍馬出曰此吾致命時也陷堅死之朝廷壯公舜臣用是進衛將軍徙惠州舜臣有父風善騎射説禮樂而敦詩書家學也

嘉靖戊午詔舉材官武士舜臣與焉從征饒平最從征
程鄉最從征長樂河源揭陽澄海皆最從征羅旁始進
爵一級初舜臣守潮州挾筴讀書余從閫責之大丈夫
不死馬革死蠹魚乎舜臣曰謹受教至是搤擘先將軍
抱濟世畧忠奮而死朝廷以先將軍施及孺子父死之
謂何而身享其利中夜念至擗胷哭腸未腐皆枯矣欲
得一當以報結髮行閒大小數十戰萬無一於朝廷性
疎簡慢倨不宜世世世亦弃之妮妮徒拜起竊升勺畜妻

拏他日見先將軍何辭以免先將軍與害太夫人欲絶累矣以孺子故濡忍提至京師受官又提至惠州藉得從先將軍固夙昔若太夫人何幸也以不材終其天年前從惠時廬已出為治所田廬猶存今得賜骸骨歸屏居黄沙射狐兎從田間飲夜或遇尉呵止謹謝之曰帥兒子上太夫人壽足樂發篋出父書授兒子食敢因噎廢遂令阿意取世資也故將軍刈葵藿牧雞豚東武代其欷歔男兒得時揚旌萬里之外不得時蓬累而行宜

耳夫有將將有將兵將將者非庸衆人能也見不越幃廧目不出行壘安知大度士況白可黒也必倜儻舜臣蹟必修謹宗陽困出而杖鉞入而持梁朝舉夕褒何人哉此其故難言之矣楚有良劍干將治之水戳鵠鴈陸斷牛馬見謂鉛刀奚止二子試覩斗牛間氣騰騰上煜霄下得無藏劍乎惜哉獨知之契也

兩廣督府御史大夫連江吳公奏績序

余觀天下之勢則南北重哉周文初基玁狁南侵宣王

中興淮夷內訌惟是一二熊羆不二心之臣是毗是任北有南仲南則召虎然於朔方城之耳於玁狁襄之耳江漢則經之營之平之定之旬之宣之疆之理之且至于南海焉豈不以朔方以北引弓之民玁狁制之不敢南向而收於吾已足吾何武之黷為江漢以南冠帶之室受命天子耕織衣食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內外之勢殊而制馭之道異也當今環四海以為帶東至三韓西踰酒泉北盡朔方南距越裳函夏之內建節開

府者二三十所十五年來海波不揚邊鄙不聳將使唐虞遜德殷周讓功詩人所云方斯蔑矣此上安攘之績亦諸臣宣力之猷也談者率難北而易南重北而輕南殆不然哉北人居沙漠之外負鵰鷙之聲見謂剽悍朝廷待之過於南夷故其材官吏士芻粟賞賜節鉞首功特異諸鎮京師近者二三百里烽舉燧燔朝廷且任其憂驅令出塞璽書葉至軍矣南方本疆理之地有句宣之責雖鵰鷙之民頫平定之力遠輦轂之下不尤重且難

哉況也南海多珠璣犀玳瑁果布之輳至者輒甘心焉惟吴隱之酌貪泉以自潔況辯鄰以旌信而不能遏盧循之寇遂致蘆化成荻廣州不守貪者以簠簋敗名怯者以干城被誚覽觀故記大氐然矣非夫具文武之才躬廉潔之操惡能勝其任而有辭乎萬歷甲申連江吴公奉命兼制兩粵軍市租若郡邑轉輸皆入幕府饗士非軍興無所用取曰幸得備位列於九卿奉入厚於臣僕矣敢益毫釐以速官謗莞庫無以吾故不謹及唐所

稱送使之禮悉罷之賴公寵靈反仄旋即芟夷疾於迅雷其師不老歲長度有餘乃減無藝之稅凡諸利害大者以聞小輒行罷一舉而懷賀平再舉而珠池靖三舉而岑岡授首遂使猰貐分犁鯨鯢磔裂氛祲息於東西威稜憺乎嶺海廉潔古今二吳可為頡頏論其武節公家處默不無慙德蓋上過於周宣白虎之烈猶不足為公顧也至是奏績藩臬大夫若郡縣吏下至抱關皆謂公大度不苛禮善者嘉之不能者矜而教之殘壘二戒

嚴於師保惟表之端人自不敢以身試瀽乃知空言無當而徒涇薪之操無為也難說易事公實有之令將入佐天子若我何速帥材官以至部士則謂世之貪者率歸武人豈性然哉諺有之斧鑿與木遞相入也上無誅求下無朘削乃自今日若輿衛簡利役禁召募精更戍時賞罰明糧糗備疾疢拊循故將士一心水火可蹈所向克遂有功吾輩敢自謂能將將將兵公兼之矣安得借一如漢河内諸父老則又謂郡當開府四方之使日

至巽時供張輿馬怔怔道路公一切節簡與民休息下
有司覈土田平徭賦廣厲學官往歲大水勞來賑貸以
閒民得無害天少不雨憂形於色吾儕小人在九罭之
卒章矣欲留公者東西雖數千里如出一口上果暫留
公諳而錫祖考之命藩臬大夫山陰王君泮宣城徐君
大任福唐鄭君人達分部在節鉞下最近而春及適在
端州則令致辭余惟名虎告成于王亦有爾祉之錫名
公是似及乃祖馮名公之教見於甘棠則虎肇敏戎功

匪特其人賢也世德茂矣公先大夫憲副公明德著於嶺表即今賜履之地自公作考比諸名氏均爲濟美虎遂受命于周知公對揚休命相明天子矢文德而洽四國直須時耳區區兩粤留公庸詎能乎日月經于中天被于四表豈顓顓於一丘一壑一丘一壑孰非日月故余不爲兩粤留爲天下賀

甌寧滕公進副都御史督撫浙江序

進士黃君謂石洞子曰縉不佞與七十子幸以經術出

滕公門下朝廷為浙重督撫臣則公自畿甸往鳳凰覽德而羣鳥從之此彙征時也吾將為世道賀吾子謂何石洞子曰諾滕公盖鳳凰吾衰甚矣和平天下宜莫如公頃聞浙命不自知喜之無從也公方有事于浙請論浙髙皇帝疆理寓内樹屏陳臬以統治之有故則貳卿銜命以出事已而休乃今重地建旄開府厥有常職治軍曰督治民曰撫國之制也九邊以禦外重兩畿宮闕陵寢所居有列侯外戚中貴人豪俠之所根據而皆不

如浙難何者名其為難難以不困難而不為人之所難難之難也浙北有震澤東環大海南連閩越西下豫章廣運千里帶甲百萬此句踐所以屬江淮而霸齊晉也歲漕粟給中都官居江南半諸侯王不以封等於畿輔其重可知人民多文采仰機利而食無不衣絲曳綺彈箏作倡六博蹋鞠呰窳不事而務游閒公子之名異時鴟夷蚋集無亦醯以致之大難雖夷而戌不可罷一拂其意則羣起而譟譸甚可惡也壬午不遠足為寒心以

民則偷怠若此以兵則驕驁若彼伏而未發因謂之安耳目手足猶然壯夫病乃在於骨髓此扁鵲所以望而走也明者衣袽於未濡則曰正營而太怯披抉瑕隙而苴治之則曰先事而旁午無寧便文以養交二者不免其難何如哉今夫吳干所以無留行者鋒刃犀利也操而不割與鉛刀同法令亦治世之吳干也嚴則鋒刃犀利也馭駻馬者利其銜策否則怒人而踶驅駑馬於銜策之中二十四蹄可使如一柰何以枉後患文而逡逡

於偷怠驕驚之上乎滕公在粤以德禮道民若嚴師在上不敢一日逋蕩而嬉會兵鼎沸擊太守門諸司多楗戶避之公出乃不至亂治軍長江旌旗之肅鉦鼓之聲彷彿平陳時也令往淅其辨此矣黄君曰滕公起家邑令歷藩臬至列卿所在戴之如父母豈專事嚴且治徒嚴之尚得無頗乎石洞子曰否傳有之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辟如水火相反而實相成子産用猛不以其

故傷惠太叔猛之不忍卒名亂於萑苻今亦慢矣捐兵以仁示民以禮禮失而弃吾仁法無赦又何頓焉周之東都亦重地也周公毖之君陳和之不剛不柔則惟畢公之命治道治政澤生民而賴四夷非正色率下不可公嘗督浙學事正身帥先青衿如服孔子何有於閭巷之氓什伍之士鷙鳥絫百不如一鶚况鸞鳳哉予飾五彩以從公於虞廷勉之矣黄君曰縉不佞安足為公役吾予之言或致理之猷也請以效於公

清漳洪將軍參將思恩序

國家稽古文武竝用內則六卿五軍兩臂以奉元首郡置萬戶行省都帥制馬其經也有事諸侯賜彤弓出總其兵是為大將裨有參將又有遊擊將軍不常其居如星之有緯所謂將惟此耳其後疆事日興則竝置以為常文吏從而監之於是乎萬戶聽於郡司馬都帥參將聽於陳臬大夫大將聽於御史中丞孟賁夏育豈不勇士使頫首於庸人氣十倍索余嘗病婦人不足以暴虎

而豎儒不可禦戎也上書莊皇帝遵高皇帝挈令貢
士試之騎射它日備兵督軍夫文吏患巽耎介冑之士
說禮樂而敦詩書文吏亦不敢傲以所不能矣洪將軍
者清漳人也家世受儒以儒術干有司不用則舍而學
兵瀘登進士總嶺北守備右江統兩粵中軍參將嶺東
嘗與永平姪平黃鄉已夷八砦轥西山殲鳳山之妖人
殄岑岡之逋誅受上賞載盟府其韜鈐足多亦詩書禮
樂之效也儒者往往喜談兵如賈生繫頸於單于終童

甘心於南粤余不佞亦從石蓮洞受射思膏塞壯之野賈生不試終童一試而蹶不佞如賈生得保首領飲石洞之水然夢寐未嘗不在伊吾矣假令將軍曩時得售有司小而郡邑大而卿相未必親身行間陷陣搴旗銘功鐘鼎快意如今可知也不幸如不佞黃稿壟上已矣昔馬文淵在浪泊飛鳶跕跕墮水中乘下澤御欵段誠不如少游將樓船平南嶠銅柱植於交州聲施後世豈不奇偉大丈夫哉將軍在惠統萬户者二千户者十有

六水軍一步軍三卒萬餘人固亦用武之地碙石龍江猶為内徼駿馬捷於崎嶇利器别於盤錯邕州内制廣源外控交阯此吾騁足之場而游刃之所也謀西粤者必以八砦首稱區區遺孽安足置諸齒頰崑崙之間得無如儂寇者乘間而竊發日南吾宇未興問罪之師銅柱在目將軍豈有意乎西粤强弓𠠝戟皆從邕出馬間三尋卒被堅甲蹠勁弩爭先以冒敵尺籍皆出田畒世將之尚有三代兵法故西粤兵常雄天下辟之狼以將

軍用之如王良而御輕車風胡而引太阿無留行矣安城有兵九部皆隸將軍幕下儻問故守為言葉牧鷄豚用命將軍是所以報刺史也余友李宗陽世將習於將軍言將軍節廉不容口將軍儒者宜然然宗陽學余為儒亦不顯又安用儒水將其步將其以事將軍久不忍別則介宗陽乞言於余書之代繞朝之策

長寧邑侯龍公致仕序

自有禄位之耆行盡如馳以逐其不可得至化杖而後

止則辭榮祿真息機勇退之士莫不高之邴曼容陶淵明用是有聲後世不然也蝍蛆甘帶麋鹿薦草物固殊性人亦有之故或藏槖以入秦或鑿坏以避魯或解縛以相齊或曳尾以逃楚皆適其適已之而不能耳且道何常今日雨而明日晴今日儵雨而儵晴天不能必而况人乎官不過六百石何如勿官不折腰於八十日聊得弦歌而資三徑抑又何也此其機之所動或來或去或速或久亦人之不能必哉孔子干七十二君不能一

日於衛孟子千里見王歸乃浩然所謂天道非耶不佞嘗遷賓州一旦謝其民衣芰荷去世人妄以為髙不佞謂君不見酒人乎終日糟丘昏迷眩瞶道見麯車口喀喀吐者彼固有所厭也以巳而觀龍公蓋是乎龍公楚髙士也仕為長寧縣令長寧置十餘年阸隘斗辟萬山中曾不能三家之市龍公負經濟畧牛刀安足云哉其言曰邑小吾不敢以小忽之不大吾不敢以大亂之安靜恬澹振作修舉節用愛民興利除弊匡困乏恤蓄害

廣儲偫弛闗幾立津梁懐商旅建學校育人才簞車籃縷以開山林公有之矣三載政成乃引身退其言曰在縣久瘴癘為虐願上印綬乞骸骨歸田里已三載習風土即使瘴能中人公不能中治行高等上下信之諸上官所署皆美詞即使真道難行公已獲上遽高蹈亦機所動人之不能必哉昔人言飲水寒煖自知不佞欲強不知末矣長沙有屈原賈誼故其人好辭有哀郢弔屈之文故其人廉潔而不容有衡山嶽麓故其人高峻峭

拔而不可及不佞嘗見公白鶴峯下翛然塵埃之表非世間人也公歸矣不佞決策衡山為我築室朱陵之上

鶉野馬公二守犨昌序

余覯於古而得通介之士各從其適樂其性為之終身不相假易盖亦天所授焉擠唇哆口美目巧笑卑疵而行柔曼而語憂者以愉恚者以懌坐者以起去者以復士欲以為友而女願以為夫至見王公大人先意承顏稱盛德而頌鴻烈將使伊周陪乘桓文扶轂聽者浸淫

不自謂不及矣出門即九軌之衢尊位便勢從姬歌兒快耳目娛心志通人如此介者不然抱顓顓之義遊於無妄之世知鑿之圓而方其枘知路之狹斜而高其車知菉葹盈室非申椒蕑桂而莫服也來不以招去而揮之不可見者蹴蹴徒比我於刺戟故常轗軻侘傺下僚空自苦於絶黨之域使我名千秋百歳枯槁謂何冰山見晛而消一時蠅附騈首不免百卉已萎松栢乃遂挺然二人始顧眥不及此猿狙以木為家魚而家水人者

芻豢麋鹿甘薦皆所授於天也當江陵相公秉國時挾震主之威奔走天下死生在於呼吸貴賤由乎意指悅則季氏賢於周公不悅則曾史化為盜蹠四海九州之人恨無因而至前鶉野馬公托於同里少年甲科相國欲樹之甚宰嚴邑稍遷郎署論事齬齟出判某州量移惠州别駕乃令始貳㢲昌豈不沉鬱然相國一日辭賔客而不入朝高臺未傾平日眄睞唾咳之士無不株連尺穀一簪旣延閭里皭然蟬蛻於穢濁之表此豈為通

者哉容曰適千里者或徑或紆至之則一鞏昌漢天水隴西多林木板屋地踔遠逼近戎狄其民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丞職治軍高第賜璽書建節備兵開府自此始寒暑相乘天之道也石洞子曰使馬公善宦郎署足矣奈何托於鞏昌直道事人猶然三黜將行視之舟中會日者見馬公問命耶人耶石洞子曰列子論力命歸於自然予謂天人參也孔子伐木削迹困於陳蔡不勝季桓子西之口可謂非命藉令少貶奚但衛

卿尺之不枉可謂非人乎天下天之所不欲也故曰天人叅焉子靜談命高夷齊而下齊景此又何也馬公顧曰者生且休予甘往矣

順德葉侯入覲序

珠玉無脛而至者人薦之也羽畎有翟飲且啄於叢林翳薈之中非不遠矣其羽可用為儀則虞為之羅况乎懷瑜握瑾鸞龍鳳之文困於閭巷莫為推轂是國之仁賢不如珠玉羽毛之族賢於廊廟之才矣百里飯牛甯

生叩角離此患也一旦舉於牛口之下得當萬乘之主運籌合意相得益章自始廼不至此其德舉者何如哉大臣事君莫不以人為上隋唐以降在於校文一出其門終身主之為設北面之席夏得其陰秋得其實人至比於桃李無偏無黨誰不禀於至公與人壺飡受者動色邂逅道周傾蓋而與之語異日遇於一方不忘其故導之以事君導之以從政策勲帝室聲流後世恒必由之即令此不任施彼不任報比於無言不讎胡不可也

豈必盡私順德葉侯自其父贈文林公以禮名家用是褎然首舉南畿以成進士至他經無不折五鹿之角者令歲詔天下試士不必專一文學掌故即郡邑吏可也惟其良於是侯在粤分考詩禮禮得大埔吳墀南海曾士鑑廣州朱凌霄詩得長寧潘思詰某某凡六人曾生余莫逆也嘐嘐慕古其所為詩執規於壯地布鵠於杜陵則當朝名公藩臬大夫無不國士之矣予美詩聖唐試又詩竟亞翅於考功侍讀趙公謂生盡去諸蓋慮之

也及中雋方伯滕公在院喜謂同列賢者用矣故人以得舉幸生而以得人重侯伯樂之馬其足必齊冒生為驥五人上駟可知也歌鹿鳴既侯入覲六人復歌驪駒余謂先王之制出有巡功入有述職俊傑登庸慶必加焉今亦猶行古之道也鄉至大良聞侯美政甚具所籍以報天子不止此此其一耳舜臣尭大功十六功吾已六慶不亦宜乎諸君見之壬子之歲方侯舉余亦順德也忽忽五十無所短長之效諸君不欲負侯則余乃前

車矣

兩粤督府劉公奏最序

高皇帝稽古建官疆理天下方伯部郡縣治民監司奉三尺以繩其闕連帥領材官戎士擐甲而守之三司並建若鼎足天下既治且安矣不治乃遣列卿一人持節出事畢還報其後重地定遣御史大夫若中丞莅方伯部中三司按職授事修文曰撫武曰督軍制也兩粤在五嶺外東西五千餘里崇山鉅海以限南北趙佗閉關

而立黄屋左纛南面稱孤傳國五世衅非自作雖有力
臣辨士將馬用之方今天下一家疾藏山藪龍蛇易生
内錯夷官外與日南共壘培之險非壯猷元老彬彬具
文武者惡能勝其任乎何則地重故也兩粤開府成化
間自韓襄毅始前有葉文莊王忠肅後則秦襄毅劉忠
宣王文成名在勲府功流南服其人皆可稱矣上即位
十五年歲在豕韋符離劉公起家御史中丞撫粤西其
明年進右司馬兼督兩粤歲在析木之津功施粤人業

三載當上報方伯監司連帥幸得備位下僚奉約束公
巍乎成功上覽計簿循舊章益封祖考登錄胄嗣旦夕
入居三事某某某等與有焜燿竊念豐功鴻烈必書太
常刻玉版藏金匱矣粵不可無載古者有大勲伐勒在
名山神禹通瀆碑於岣嶁至今與朱鳥爭高羅浮石洞
故有藏書於是方伯馳一介行李以命春及縉紳大夫
綴學摛辭之士不少即粵之人奈何令山澤之夫代筆
簡之役乎王司諫疏公于朝不佞僭附驥尾自揆於公

雖不足任冀除而賤姓名已通莫府重以方伯之命安
敢以不文辭三載考績見於有虞其時禹任百揆稷任
播穀契任敷教咎陶任明刑伯夷夔任禮樂此數公者
各顓一官至于黄耇奚啻三考十二牧食以為先柔遠
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亦數公之職蓋内外一體耳
庶績咸熙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公今雖領其事相
類九官以古準今可以悉數當草田緩收事平繇劭農
使盡出於南畮雨暘時若年穀比登稷之績也置父老

師帥伍長為條教班行之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廣厲學官檄博士聚郡邑弟子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剌經為文親殿最以誘進之司徒典樂之績也夷僧闌入近郊刱招提奉天主以左道惑民為鴟夷中詗曾莫誰何逐之咸秩無文而以神道設教伯夷之績也降盜竄之海南其黨散處鴟中以珠池為外府乃禽二渠其黨遂破清瀾逼文昌公命徂征三分其軍張左右翼戰於清瀾港破之賊走戰於硇洲洋大破之斬首六百餘

級未幾徂茲珠盜竝興漏於硇洲者皆合從矣四將軍分道竝進師大捷俘斬一千一百八十餘級南海平移師東指妖賊伏誅右討叛夷罪人授首此禹征苗咎陶刑猾夏之績也數公皆聖賢之人為帝王之佐辟於八音靡不兼總隨其所鼓應聲而鳴後世庶事萃於一人是為難耳或言公用輒偁功納于百揆無不可者奈何外之内外一體而皆不可無八十二牧九官之儔名不見於典謨古文簡耳載覲周道固可類推周召伯仲禹

咎分陜而治然皆出典諸侯入翼天子召公將老周公稱耇德不降鳴鳥不聞周公欲明農召公賦卷阿以戒成王亦指鳳凰為喻畢公代周公東伯弼亮四世此皆可歲計耶有虞則如彼成周又如此公之考可知矣嗟嗟豈偶然哉太一所居匡衛者衆漢高滅秦而帝王侯將相盡出沛豐光武中興南陽接踵高皇帝龍飛淮甸一時豪傑竝起濠梁公當其時中山韓國之烈何足道哉天祚我明文子文孫至于萬世必生名世以作股肱

是中山韓國經綸草昧公佐守成竝産濠梁皆天意也小子卑卑敢妄差等名臣聊述所聞以介方伯或可傳之通都其副在石洞矣

憲副黄公備兵嶺西序

漢太守兼領戎事稱郡將如龔渤海趙潁川張膠東輩皆式遏亂畧顯名非獨吏治稱也國朝太守治民治兵則按察憲臣若僉若副而副按察使非太守高第不遷尤異等矣吳郡黄公守惠六年治常為列郡最部使者

屢上其狀御史大夫連江吳公之入為大司空也亦褎然惟公舉首即欲久任奈何淹騏驥哉於是詔公副使按察吾粵分部嶺西治其兵容過葉子而洪將軍在焉容曰黃公葢循吏也謹身帥先居以廉平物土田均賦更禁淫衺賑困乏禮高年敬賢喆慮民呰窳而業之欲士庸顯而課之藝置閭胥黨正使相收相受相和親六年之間廢墜畢舉盜賊不生公府肅靚獄訟衰息上天降祥報以嘉穀黃公葢循吏也漢二千石有治理效璽書

勉厲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雖不速化亦曰朝三豈惟漢宣肆我宣皇亦嘗修此近法祖宗遠取諸漢借我黄公而虛公卿以待何不可者而遽奪我慈父洪將軍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夢鯉待罪疆埸侍公久公益長於兵也方今治安儒者主事建牙分梱無異陪臺藉使孫吳登壇衛霍授鉞曽不免於文墨而何有於委瑣公謂不然股肱牙爪皆所以修元首以夢鯉之不肖猶辱收而振教之其自萬夫以下苟有片長終不廢於

一旹搴旗陷陣惟我輩能富蜀粟而飽士馬則有主者
公時出納問疾苦三軍若挾纊馬治苑南郊以都隷戎
士揚三令之法明五兵之教士無不投石超距欲一當
而爭先郊圻申封守固伏莽之戎無庸托足桴鼓不鳴
邊鄙不聳夢鯉儌福優游以免譴責公之靈也岑岡逋
誅兩世雖王文成之智而不能逞其欲窟穴深阻根株
蟠結加以江酋助其兇虐公遣間諜表要害峙餱糧陳
便宜請于幕府夢鯉備持矛馬師克遂有功公受上賞

辟之獵夢鯉徒能得走獸功狗也公發蹤指示獸處功人也將將將兵公蓋蕪之朝廷視四海如一家惟其急視羣臣如衆材惟其長嶺西不可緩而公長於兵用正宜耳葉子笑曰觀水有術必觀江河從斗而視謂之方從釜而視謂之員所見異也公斌斌具文武才客徒多其治民將軍惟兵之論得無觀水於斗釜乎今夫鷄之用晨犬之用夜馬之用乗牛之用耕其所用如此矣龍則可小可大儵而重淵儵而九天儵而一壑儵而八表

所以為神也公有龍德神變化而潤寰區一緯一經迭相為用均四海憲萬邦自此始嶺西固屬甄陶豈獨遺諸敞郡僉曰善客退將軍亦就車而去公聞則過葉子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大夫稱所以憲萬邦者不佞安能大夫歸自嶺西顧聞嶺西葉子辭讓乃言曰嶺東西若懸衡南越之業起於龍川南漢以封州興隋唐之間馮氏據者數世微之帝以端高之帝以康南陳帝於江左則以高要太守皆帝王之地而嶺西雄武矣北枕桂連

西包羅寳猺獠雜居大海南環風颿迅速諸夷之國若在門户山川之險材木之饒倍於嶺東其大較也豫備不虞不可一日而忘戒儆則東西同有封疆之責則監司與太守同第守之職廣而監司專矣守之位親而監司尊矣專則其力不分尊則其行不禦文以基之武以出之專以精之尊以涖之於嶺西何有且嶺東弭兵十餘年而有岑罔之役羅旁雖葉州縣狡然思肆其螫而窺吾釁者胡敢謂亡亦東西所同也公行哉上則制府

吳公下則太守鄭公春及接其緒言觀其行事皆紀綱之臣必同心共濟矣况代山隂王公亦公之蕭相也公起謝曰大夫之所籌筴有味哉古人折衝尊俎大夫且西吾曰尊於星巖之上

節推孫公考績序

石洞子曰說春秋者何文深繳繞而過求聖人哉昔周道衰王路塞諸侯恣行政由强國孔子奸七十二君而不能用旋轍於魯因史記舊文而次春秋其事桓文其

文史義乃自謂竊取之是春秋之大凡也筆削由已一辭贊之雖游夏不能當時固已誇詡後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謂孔子大聖豈其文之而謾焉者遂求褒貶於一字之間嗚呼亦未知孔子之心與孟氏之説乎余觀王之天不天事之日不日史也非孔子也人之名不名君之公不公史也非孔子也字不字人不人公子不公子大夫不大大夫國不國戰不戰史也非孔子也而皆緦緦於一字之褒貶其文史孟氏豈癈言乎故直書

其事而美惡見勸懲明是春秋之義也許止弑君不罪罪不嘗藥趙盾弑君不罪罪不討賊以故有誅心之論則何異腹誹哉其極慘礉少恩竇太后詆儒司空城旦蓋急之也張湯本嚴酷吏因上鄉文學決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春秋補廷尉史所謂春秋決事比必此輩所為乃雋說於董子湯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博士弟子罪則魁矣節推孫公家學春秋自其父兄皆以是致位通顯公少穎治之尤精

雖時布鴅康侯而能求聖心於數千載之下不泥於經

而考於傳不鑿於文而求於心諸儒鰓鰓於一字間者

濯而去之世傳孫氏春秋及司理惠以誠長者處官事

至如鑑之懸自美自惡如衡之設自低自昂如孔子春

秋進退褒貶因乎其事而未嘗過十邑之民歡欣闓懌

畏其難欺而服其至厚則經學明而心術正也太守黄

公聚十邑士教之而吳天覺輩以春秋遣詣門下於是

孫公三載報政吳生輩傍徨不能舍余謂祖宗法考績

而稱遷亦九載萬一主上多公經學留侍大廷決大事可奈何漢最重經師使後世云孫氏春秋有吳生之學幸矣

張應諫冠帶序

棐子歸石洞發矣孝廉兆行麗叔止于白鶴峯下爲言應諫張君之爲人也應諫少儁才父節齋翁奇之學同邑盧水部所已又從寶安黄博士黄孝廉學學旣成將赴有司辭於三先生水部曰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

兒彼且為滑稽亦與之為滑稽朱紱方來博士曰射者期于中釣者期于得魚搏牛之蝱而蹠烏號之弓守瀆之鯢而引任公之釣固難遇也孝廉曰何知儁傑享其利者為先哲竊鉤者誅竊國者乃為諸侯應諫曰先生所以教一豸者是也世所以求一豸者非也以其學往果不售於有司歸而胠篋盡遺諸祝融氏吾將學於稚川自築一室北面朱明命以息機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守吾

有味莊生之言矣應諫自是不出日拍四百三十二君入户為忘言交客至論文賦詩鼓琴投壺意豁如也植草於庭畜魚於盎曰吾亦一室與汝共此可矣縣大夫聞而賢之表以羅浮逸士先生聞其人乎又曰應諫孝弟人也節齋翁丈夫子三人應諫中子伯季皆先即世而季無嗣以伯次子後之婚嫁諸孤乃得壻進士黄拱辰應諫修節齋翁業家益饒然未嘗自封厚待宗人其宗養利太守亟稱之振業里閭即里閭又無不稱之者

郡太守聞而賢之檄縣授以冠帶應諫已得交四百三十二君而姓名不通於石洞人其謂何石洞子曰士生今世黄馘歷齒而老壟上何可勝道哉古之君子學不出詩書行不出家庭朋友譽之鄉里舉之遂能歷金門上玉堂而致當世之主漢重鄉評而太守得自舉士則猶行古之道也今舍行誼而求詩書舍詩書而求枝葉孟軻揚雄與進取者競於蒙昧韓愈且以為難他可知矣抑吾於此猶幸古道之存語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

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何則忌之也忌則先嫉而何待於入朝語曰貴耳賤目何則忌之也目則忌忌乃賤之眄覩今日誰則不然而孝廉交譽應諫太守信之假令在漢豈終壟上應諫雖賢兩孝廉加人數等於是兩孝廉避席曰堂淳敢望古人蓋亦直道而行先生過信堂淳請為紹介見應諫於先生

肇慶太守鄭公入覲序

古五等治民今易以郡縣古五載巡守者一朝四今天

子不省方而諸侯之朝如故古天子至于方岳公之孤亦隨幣馬今郡司馬以下與太守同官為僚以古準今亦卿大夫之屬也惟使者行部總已從事朝則否古不能五十里謂之附庸今令隨守入朝里不及二十不自上功附於太守古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器今三十一章整齊之因革損益如春夏不能不秋冬絺綌不能不狐貉時而宜之誠以定治而已肇慶為府統州一縣十在唐宋間為州刺史者八而府儼然臨之

地大位尊非其人不可故山陰鄭公自駕部出守重之也于時郡司馬則遂安方公郡司寇則安義劉公郡司農則會稽余公司理則山陰傅公兩驂兩服奉車而馳康州刺史則羅君令則高要蕭君四會黃君新興李君陽春張君陽江宋君高明曾君恩平蔡君廣寧羅君封川彭君開建范君肆其股肱惟天君之所為使先是丙戌歲大計羣吏之治上業知鄭公治行徒以在位之日淺賜璽書還郡令復當上計鄭公治裝戒車徒行有日

矣諸大夫刺史令君謀所以效隽而徵辭於不佞春及春及則謂天下一家諸大夫於太守猶兄弟也刺史令君於太守猶父子也鄭公所為計豈外於諸大夫刺史令君哉方公劉公佘公傅公同聲應曰否否令甲三十一章大要六卿之事備矣戎馬盜賊錢穀獄訟四人各司一職非公何所受命詰戎防海通歸一官尺籍則竄伏難稽夷寇則出入叵測賴公之靈什伍充踐更謹壮津以完烽燧密於海上郡當鎮城戍卒林立固無枹鼓

晝鳴之寇即有偷兒如雀適羿毋令得逸失之郡國犂來端州西江下流故患水隄防易敗五穀不登租摯不免取盈司農病矣公賑困乏修堰畛勤勸相民有盖藏獻程逭於簿責獄多黷瞹一切以箠楚定之民安所措手足公治爰書無害而出於忠厚焉源之既清餘波及於司理公之賜也四人之職止此而實拱手蒙成若公摯摯為治急民甚於水火建利袪害無越宿焉廣厲學官置田如器補闕徹蔽羣弟子而課督之用是褎然舉首

諸善政吏僕未終雖欲管窺蠡測若高深何敢與知計
康州十令君進曰造父之車進退履繩旋曲中規矩無
論山谷之險原隰之夷二十四跡若一本造父善御而
鞭筴之也三十一章鶚等敢自失墜顧朝一符至夕而
懼思夕一符至朝而勉行誰則為之强不陵弱智不傾
愚老有養士有教元元之民不至饑寒草萊墾倉庾實
獄訟少禮讓興盜賊不生妖癘不作秋毫皆公力也行
者負羈紲居者慎管籥幸得免於黜戮其宏多矣他敢

知乎春及曰公之計合諸大夫刺史令君所稱大氐畧具而出於計之外則未可也後世以法持天下人亦以法應之予嘗為吏見上計簿飾虛功執空文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者往往是矣藉三十一章貫行如左右契猶土苴也而况未能公承王父遂溪公父柳州公家學必古循吏自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顓顓刀筆筐篋心周四竟神運萬民此豈記牘所能載也聖天子明見萬里不以驪黄牝牡器人引見

東朝知公第一山澤之夫無由效王生隨渤海覲三接之榮耳諸大夫刺史令君恍然大喜吾輩日事公秖以迹窺詡詡乎小哉乃以告公公曰賔州公徒知予心而烏知力之不逮小子方懼得罪父祖奈何對君父哉歌采菽五章酒五行公遂驅車而去

太守馬公擢副晉臬備兵冀南序

余春及歸耕石洞葢二十載一旦奉命貳守鄖陽姪司馬夢熊勸駕樂安開府李父莫逆夢熊治兵孤竹則太

守陳留馬公以司𩟄至兩人相得甚懽出可矣六月到郡部領戎兵錢穀起自田間視已成事辟如居室第隨家督以行用能免於簿責今公擢副晉臬治兵冀南二三僚寀祖春雪樓春及序宜矢言以贊徒御公宰屯陽而詰盜李君為予羽司理王君同郡子也故得竊聞其畧屯陽巖邑且屬畿輔政重民困地錯趙衛其民好氣任俠相隨行椎剽作奸大國之風也公布德惠逮鰥寡平更賦課桑農上禮教事耆老禁奇衺聯什伍擇豪俠

使逐盜賊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先是邑積貯待軍興中丞孫公以歲久出其半公爭貯則難遷貫則易動萬一移用何以應卒孫公戒勿用矣後竟用之公覬歸爭奈何負約孫公乃歸其直六年遷親軍參軍民祠於滏陽轉度支郎部尚書王公令郎書名日歷公投筆曰六卿諸曹等耳它不名獨名吾曹將為諸曹口實吏白部尚書乃謝馬郎故事內府上供駔儈領帑居物春評賈秋予賈即時有豐歉

一以初評為衡僧欲增賈行金錢七萬賂權貴人關説部尚書葉許之矣獨公不可部尚書怒遷於卒史公不動自是無敢以增賈言者其守正不挠皆此類也司饟漁陽漁陽北鄰會州東綰朝鮮三韓為京師左輔置重鎮焉甲士七萬有奇芻粟無論百萬則命度支郎往莅之公覈虛冒杜侵漁率歳省十萬會鄖兵亂乃出為鄖陽守治如屯陽而總其綱七邑自謂得師無不盡職者仁亦不柔威亦不猛兵悦服化獷為馴璽書褒鄖陽太

守郎介泰蜀襄鄧之交間者兵譁滋難治太守調劑服以公平朕甚嘉之明君知臣非虛語矣公廉僕無鮮衣以敝告皂之耳司馬姪過汴嘗訪公第嘆公在孤竹第茹夷齊之薇以為必饒益乃不能事一室乎鳳凰竹實騶虞不齧生人固有性不足多能方能圓能宮能商則濟世之具也古者郡太守典兵漢猶然吳起西河馮亭上黨魏尚雲中李廣轉徙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三晉之地西抑疆秦北郤匈奴氊裘之君不敢南向而牧馬

豈不豪傑士哉今治兵屬憲臣太守惟民之牧公通籍二十年始在事亦策馬論兵時也請論晉赤狄恃險憑陵晉君弑毋中行伯滅之遂啓冀南七國時太行以北澤潞儀沁皆屬上黨是為天下之脊三晉與秦共相睥睨北斷太行則上黨之兵不下攻上黨則羊腸之西勾注之南不能有度河踰漳據沓吾則與趙戰於邯鄲覽觀往昔四方出入之道主客之形可知已朝廷以兹重地委任公方今天下一家固無敵國幷吞之寇狡然思

逞其爪牙以難封疆者何所蔑有惟或思或縱也假如曩時楚踰太行而北秦人東下齊趙軍於武安何以待之況戍卒逋民易生内訌匈奴背約烽火達於太原計公賜履即至雲中九邊諸關皆受命於幕府矣魏莊子以五利和戎卒使其君九合諸侯莊子亦受金石之樂後世和議輒以藉口無終請和特使孟樂介以虎豹之皮稽顙貢琛傾心欵塞春秋之義來者不拒吾能無畧以金繒聽其來去乎天地之化至者用事保大定功銘

於彝鼎公無讓哉春及不顧移文抗顔而出亦欲以馬革報主常思張敞守山陽上書宣帝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明天子膠東渤海盜賊竝起敞不敢愛身惟明詔之所處徵拜膠東相盜賊遂平今東北邊儌未靖願如敞間請公公謂春及也賤人將以為干進良然肉食者謀奈何不緯之恤即砇轅而南矣長憲西昌郭公亦余莫逆問石洞以此告之

廷珪牛將軍之長樂序

高皇帝馬上得天下文武竝用衆建衛所分梱而治熊羆爪牙之士布列區宇郡縣暨守令行省暨藩臬畿内暨九卿秩皆過之葢其重也時平儒者主事韎韋君子受命於文墨之臣舍干戈習鉛槧威儀揖讓以為名高章句之儒亦抵掌而譚孫吳恨不得一當單于以暴其能於天下失其本已牛將軍少學儒術固非藉此為名使其得建旗鼓執櫜鞬驅馳中原將蹈白刃冒流矢搴旗陷陣不暇而暇習儒生之揖讓乎干將莫耶徒為獨

知之契即如邇者岑岡之役將軍功最高卒從吏議歐
冶難過如此今憲副王公强起將軍守禦長樂會毋劉
夫人奄棄將軍伏苫三上書請終喪奈何時平而從金
革之制不可祖行郡中豪傑皆白衣冠送之皆為商歌
長樂當上游西控循惠東扼潮梅文信國嘗屯兵于此
嘉靖間設憲臣焉一巨鎮也今尺籍之士不過百人蜚
輓之粟不過千石捕鼠以犛牛如逆施何謹管鑰明約
束時飲醇酒取祖行詩歌之容有過而問也迺公得於

馬上安事詩書對曰世亦有知桓乎被甲據鞍未晚將軍從子遊行直予病不能送作送行序

刻小學書序

朱子憫學官廢闕先王序室之教弗章辟染人春不暴練玄纁夏舄施也纂述聖賢經傳旁羅諸家雜記為書二篇其經三曰立教明倫敬身緯二曰言行內篇唐虞三代遺文古事外篇漢以來至于宋人道備矣吾聞諸尹子學者所以學為人有味其言之也跂行喙息蠕動

皆卒其分人有身身有倫不明不謹人哉積善全盡四通六辟於天常之則謂之聖人是非非是皆然暴棄謂之愚人端慤懿美父欲以為子士欲以為友謂之善人偷儒無廉恥鄉曲且羞之謂之惡人孝敬忠信人望為騶虞鸑鷟國之瑞家之福也謂之吉人盜賊藏奸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得而為五謂之凶人包天地竝日月澤潤四海功名著於後世謂之大人卑疵趑趄與井鼃絜知謂之小人懷黃金結紫綬揖讓人主之前謂之貴人

摯不修於侯王鶡冠閭巷謂之賊人食邑萬户窮士待而舉火謂之富人家無儋石之儲朝不及夕謂之貧人三尺童子稱富人貴人則悦舉愚惡凶小而目胥靡則攘臂而仍之何則彼貧賤極此固有不屑也假令富貴而不免愚惡凶小寧貧賤而聖善吉大斯不人情彰明較著哉世人於子財免襁褓拾富貴誨督恐其不蚤曾不責謹身明倫以為人之道不以胥靡待子悲夫惠安才邑也選學官弟子就試者千餘人有古方入庠室令

能剌經為文盛矣然吾侍子與世異毀淫祠建學二百一十九區聘髦士為之師刻是書肄之朔望即而課焉吾少奉先人教不敏寢寢為人愚惡凶小厲生子夜求火視之恐似已也容難古小學禮樂射御書數朱子之書何如古人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古學者皆其所用即如今車行西壯學士先生授於隸人而欲使天下佗佗於鳴和鑾逐水曲哉可以免餓奚必燔黍捭豚營窟橧巢不便利棟宇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石洞集

近思録序

近思録者朱子録四子書而名之蓋出於子夏義今學者求諸約而道則仁也學問者資於人志思者本於已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不徒人之資而反於已仁之道也仁人心也志心之之也思心之精也篤志則誠立矣近思則明通矣誠立明通而仁豈在外哉子思論學問而本於尊德性孟子論學問而本於求放心子夏論學問而本於篤志近思其道

一也近者對逺而言之也天為逺地為近而天不可至矣長安為逺跬步為近長安則可至矣長安人所可至則謂之近亦宜然必起於跬步故四子之書廣大閎博皆學者之所當究而惟反於心以漸而厭飫焉則朱子教人之意也世儒不知朱子之學以為外用其心不復從事學問而實鹵莽空虛未嘗立志而精思也葢是録不覯久矣余竊病焉刻之而述朱子纂集之意與學者共勉云

性理五解序

功令士習性理書盖五經等云當時諸臣寡淺鉱析蕪穢成書祇周張朱蔡邵且纂矣易道大數在養生者尭夫肇反諸易朱子因之作啓蒙易一生二子雲三之君實亦然蔡氏因之作洪範雒書無與洪範然成一家言律呂亦三也經世其張敷乎道家藏之歴有顓門在性理千百之一二耳此數者稱微妙難識學士罕言之何則理可虛談數難欺也操衡復舍堅曷勸哉瞞伯為博

士業經悉治也數悉攻也數者皆疏釋之夫車輪輿具丹艧存售矣時其三材膠必厚筋必數是以完久而戚速也自茲而心潛致遠其可售之云乎

太極辯疑序

昔者聖人畫卦立象則已圖造化矣易有太極數言闡發畫卦意指濂溪緣是復圖太極直指造化而又加以無極之文葢造化卦畫其致一也自象山紫陽互相譏駁垂四百年而孔憲卿為辯疑隆慶辛未示余閩中令

業刻之余乃為之序傳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之始一易耳氣坱然太虛混淪推盪舒而爂謂之陽翕而慘謂之陰變易交錯生陰生陽謂之易易無極矣而有所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之本謂之太極流行不窮謂之道無方無在合一不測謂之神若此類夫子具言之生天生地闕而復行其中一易耳列子曰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易加於一之上何其累哉夫子時已有此故曰乾坤成列而易立

乎其中易在陰陽之中蓋救之也善乎謝汝慎先生之言曰易無極而有太極陰陽變易眇無定極而有太極為之本體又曰於陰陽之變易見其有太極於變易之無極見其為太極太極即易也有味其言之哉夫人名之而應字之而應稱某父之子某祖之孫應稱某子之父某孫之祖應何者某人是也言如所指何必稱名拘之無極雖見老莊列書而易本無極借以為文無傷也周圖原本易傳其說自合圖說易通出一人其說自合

河圖洛書聖人作易則之周圖既本易傳其說自合憲卿皆類成書能貫通矣書凡八卷疑耶否耶覽者自得之憲卿有道之士他日有傳之者不具論

從祀四賢傳序

隆慶戊辰余客都門言者以薛子陳子及姚州王氏從祀請羣臣爭可否上可瑄獻章矣余至梅溪詔書不下辛未待罪錦田乃奉詔獨進薛子廟庭萬歷甲申言者復以陳王請羣臣爭如前因并胡子從祀夫薛子從祀

議起嘉靖初五十年而後定蓋其慎也王氏徒遍天下既主王氏則不得不推轂陳子然則陳子王氏之公孫洩乎及秩宗舉胡子以抑王氏乃并胡子祀之亦公孫洩也薛子言行必步趨於聖人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庶幾子夏胡子絀陳子為陳子者亦絀胡子薛之亞也陳子學異固深造自得曾點之流王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公孫龍之徒也皇上并舉之大哉聖學可管窺蠡測哉今文學博士無論瑣

瑣賢者程督諸生經藝猥自綴學摛藻以為名高孰肯以道為事洪君設教江廣一以孔孟為宗至傳從祀四賢誘進學者可謂識其大矣余在惠安日與洪君講明此道序諸篇首論其世者庶幾自得師哉

平湖陸氏族譜序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之數不知幾萬萬嬗形無窮上遡本始旁羅比屬貽於來世人所以靈也古歷譜牒獨詳有國周小史奠繫世辨昭穆庶人家乃頗可

著隋唐來圖譜失官學士大夫重之儒者工於附會家人喜於采榮其詞誣司馬氏紀五帝三王而皆出於黃帝後世皆帝王之苗裔矣陸齊之别也祖舜而宗敬仲葉楚之别也祖顓頊而宗熊繹不生空桑則必有祖信然黃帝時一二人止惡在撫萬民監萬國哉若謂庶人無姓因生而賜惟建德者則然非黃帝不少概見何也自遜抗機雲而陸為吳著姓余嘗入檇李覲宣公祠堂訪其後世低回不能去及泛錢塘西湖登孤山又惘然

自失矣平湖陸氏譜自巡檢公至梧州公十一世巡檢公江西人宋末巡檢嘉興家於海鹽之當湖鎮明宣德間分置平湖遂為平湖人南康公云江西之譜亡於兵燹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蓋其慎也巡檢公八世有峽江令綸九世有河南御史琳十世有南康郡丞鰲十一世為梧州太守萬垓善乎南康公之言曰譜亾過者途人耳一有加遺不操挺而禦之即述世號別支派紀生配卒葬從橫列之某也期某也大功某也小功某也緦某

也祖免皆吾祖也慈愛之心油然生矣昔人祭有田會有亭婚喪有助吾賴先世之靈弛於負擔惟是兢兢忘食寢今老矣奉入又薄後世當有興者其在茲乎南康公卒十二年而蒼梧公舉進士蒼梧公遏葉子於端州曰先大夫有族屬之命小子不敢忘因示以譜嗟乎五服不為下車日置酒高會賔客操瓢為溝中瘠者皆族人也見秦楚人曰吾與而同别人不笑乎恭蒼萬里目及者百睦族於其及可也若蒼梧公父子知重祖矣蒼

梧公為吏仁愛有本哉

大徐徐氏續譜序

憲副起家建州司理而隆慶巳巳不佞校書建州與司理共事如平生驩後十九年司理叅議東粤分部嶺西不佞相見崧臺懽然道故不自知日之昳也其年叅議入賀進憲副治兵蒼梧而蒼梧令李君不佞莫逆則介李君請序續譜憲副廉靜寡耆欲豈弟愛人民仰之如父母部塿無松栢非其先世積累深厚烏能篤生賢喆

為邦家光哉徐出伯翳受姓者莫不祖之而大徐之徐則以知柔為祖自唐司刑後代有聞人至宋徽宗時學士諫伐燕雲不聽遂遯于歙之沙溪遷于宣城栢山四子分散知微徙寧國東鄉知彰徙宣城塔橋知彝後徙南陵高封而知柔擇姑山之陽家焉族日以大因號其鄉大徐別子為祖以始遷為別子禮也徐故有譜訂於元至正癸未世修之弘治甲子許州修於官舍一遵前書為九卷邵文莊題其端乃今續編則淑所撰次云不佞

續編未見見淑所自為序有三善焉不生空桑盤古有祖第如史遷所序庶人無姓勿論五帝三王以為悉本黄帝其後載皇天而履后土林林總總非黄帝莫為之先信乎孔子賓于百王故其苗裔如繩斯引纚纚可迹舊譜系自肇姓至今七十四世父子相繼不絕傳信謂何續編不膠成言而採其足徵者為傳疑録一善也蘿葭倚玉女蘿施松生則竊名以行死則借譜為重人情大氐然矣大徐望于宛陵故人爭附續編必審核之二

善也詩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遠則骨肉為路人近則胡越如父子聚族而居出入同行遊慶弔同欣戚孝弟之行油然生矣續編於此為兢兢三善也易之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辨物所以同人同人莫先類族顧世之人或告之曰齊之姜若漢之別也楚之芈若唐之別也敬執賓主之禮來有郊勞去有贈賄而同室不免勃磎服未盡不相往來操瓢瘠溝中有矣近者不說不敢遠交豈惟朋友族亦宜然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

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其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邇肆筵設席授几緝御酌以大斗以祈黄耇葦之敦生尚且愛護而況具爾之兄弟乎筵其少老緝御大斗於其老者其斯為不遠矣咎繇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咎繇生伯翳伯翳之後為秦為徐秦政以酷烈亡徐偃忠厚棄國其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大徐本於徐偃未可知也及唐司刑令憲副皆以祥刑顯名咎繇之遺烈信

矣周家忠厚徵於草木愛物本於仁民仁民本於親親是憲副所以修身刑家而序譜範族之本也于公曰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徐氏子孫昌阜必矣其譜屢增決矣

廣東武舉録序代

惟明撫有方夏四夷咸賓大歷嗣於萬世率三載詔蒐旬方國推舉文武之士試之三同以賓禮賓之同續其食同惟是德行道藝態罷武勇之人保乂我國家若車

之有兩匪曰安則注相危則注將當時而用寒暑然也
歲在作噩侍御汪公業奉新詔升選士於宗伯爰及武
事於時總督兩廣都御史吳公文經武緯式是南邦功
朞三適士咸思奮材官部士待於轅門十郡良家子待
於行省之下合試之至日侍御公登射堂列戟為營張
志為門申號令明約束嬋赫翼肅觀者如堵墻某與大
叅徐君某憲副陸君某僉憲陳君某都閫董君某得寓
目焉以騎射求騎將騁奔驥而超遺風適矢復沓方矢

復寓儵儵哉盍去者半以步射求步將飛皃電影爭集於鵠㓗㓗哉去者又半棘院發策求運籌決勝折衝尊俎之將陳形便指利害彬彬哉盍傷者三十八人焉其與陳君從侍御公院中宜有言既燕乃進諸生而告之曰若知人所稱偉丈夫哉誦法先王咎繇稷契是慕一旦辭閭閻而處廟廊上佐天子下鎮撫百姓功名著於春秋上也不然舍鉛槧而干矛釋冕冠而介胄典軍搴旗揚旌萬里之外銘燕然封狼居胥而還爵為通侯居

列東第馬革在前安於牀第顯號著於無窮光烈垂而不朽斯不倜儻雄俊偉丈夫哉昔者諸侯分裂莫能相一厲兵操甲爭勝於戰場君無定臣人無定主士生其時不能黄馘壟畮仗劒而傲富貴朝齊秦而慕晉楚曾不一遇尚安論將孫臏吳起世傳兵法至殘形體劓覲愛屢乃得之今天下一家羣策畢效設武科羅豪傑與文並興斯千載一時也武王克商放牛歸馬成宣嗣統詰戎攻車皇上大閲講武張皇六師拊髀頗牧屢矣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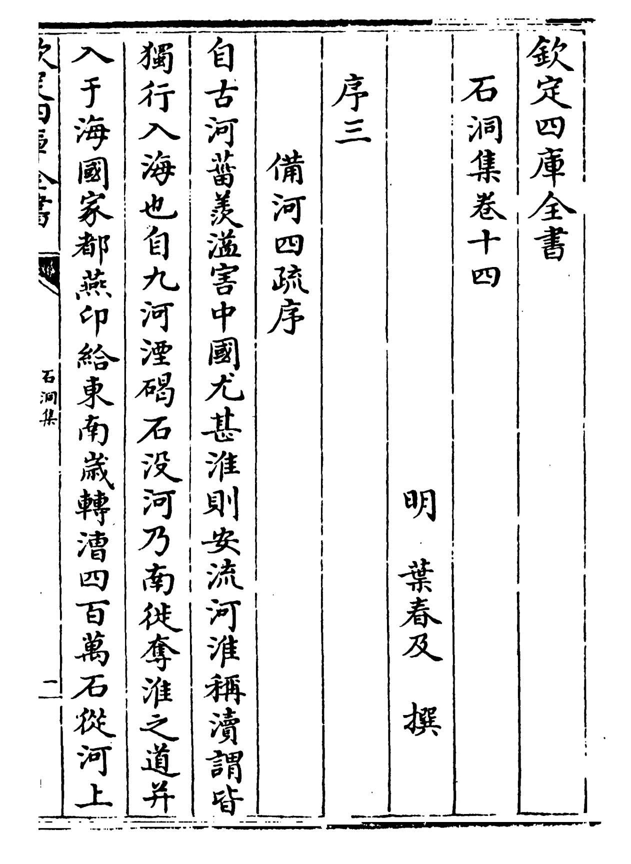
曰君若桴臣若鼓言桴揚而聲應也是故好紫而紫貴好纓而纓長式怒鼃而絶頸刳腹之士至矣桴而莫爲之鼓不亦負德意而羞忠勇之臣乎且諸士行伍之人里巷之氓耳幸而入選有司合樂具禮至覿爲之勸駕苟得當大司馬足任驅馳出而分閫入而秉樞能者侯矣甘食褕衣以爲父母妻子光寵誰之賜哉推食與人終身不忘爲具召容詰朝造謝彼所謂一飯之德也是故秦穆公以馬肉而勝晉侯趙簡子以騾肝而獲翟甲

朝廷大恩豈直秦趙小惠哉施而不報不忠倡而不應不勇不忠不勇非夫也求為軍帥而卒以非夫不亦恧乎蘇氏謂武舉求之以名吾則豈敢如其名信儒生於墨義名也寧獨武如其實安有良將而不騎射也者實也寧獨文郭子儀再造唐室忠無二心由武舉異等吾豈敢薄之哉子儀微時知於李白故世多子儀之功而稱李白之識諸士他日而郭子儀人將白我如傲一命便其身圖不顧國家之急黷殺攘功罔恤士卒搵其

航而奪之食萬一有事奉頭而竄名且不得人謂我何

諸士勉之

石洞集卷十三



石洞集卷十四

明 葉春及 撰

序三

備河四疏序

自古河菑羡溢害中國尤甚淮則安流河淮稱瀆謂皆獨行入海也自九河湮碣石没河乃南徙奪淮之道并入于海國家都燕卬給東南歲轉漕四百萬石從河上

數為敗萬歷初河決崔鎮淮決高堰泛溢淮陰維揚二郡射陽下邳壽泗四州寶應興鹽桃清諸縣居地若干頃敗官亭民舍道閡閼不可漕先是轉漕治河皆列卿兼御史中丞各有職因河不治分為二南屬漕司北屬河道任不專事不一功益無成明佐請廷推才望大臣若嘗有事于河者假便宜重任之于是上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潘公督河漕事潘公謂河之淤則沙以也水合則急急則沙流分則緩緩則沙積決而

不塞則水愈分勢愈緩沙愈積河愈高決愈甚故先塞崔鎮高堰河淮皆循其軌并力出海其疾如矢沙日汰水日深海口雲梯關沙亦若為有力者竊去矣謂之以水攻沙以水治水又慮桃花水盛于縷隄外築遥隄以郭之使溢者有所遏而歸其故其餘以次繕修上通轉道下奠民生本明佐之功也賈讓曰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潘公塞之為務乃亦有功葢讓指黎陽内黄東郡隄防陿者數百步遠者數里百里間河再

西三東迫阸不得安息非如齊趙魏隄去河皆二十五里故欲徙冀州民當水衝者放河使北入海若可塞則塞之瓠子是也舊者難復新者自成則舍其舊而新之圖決之不甚亦何必弃舊為陿者即縷隄也二十五里即遥提也又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濁號一石水而六斗泥民引河渭溉田春夏乾少水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于平地可毋復灌漑水道自利無溢決之

害以水攻沙實本于此灌溉則流遲貯淤雨水則行疾刮除亦相秉也第恐溢決不免耳要之河不耐不決惟在得人明佐勀前治河使者共有見矣明佐具經濟才以太夫人春秋高數薦不起今太夫人以天年終天下多故明佐寧可以讓乎假令明佐在事余不佞亦能為君荷一畚

羅定州志序 代

明興二百餘載威德暢於八埏北至祝栗南暨濮鉛椑

航職貢而直羅旁羣不逞於宇下執事者蓋之賴天子神靈殲其穴窟置縣設州復命憲臣持節治軍專經畧之寄而鄭大夫推擇其任大夫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實府庫繕甲兵明教化馴獷逆葢已犢刀牛劍矣乃搜往牒參今制條創州志十卷以貽後人叛亂治理之策三致意焉不佞充位嶺西羅之相倚辟若輔車萬一挺而走險奈何高枕數年兩山桴鼓不鳴其波及嶺西者大夫之餘也談者則謂羅雖幅員千餘里崧岑嶠巵巖岫

溪澗藪澤居其間定墾田百不能一又故州縣常賦見謂闕地未嘗毫釐入於縣官空令二縣一州一監司大將二人裨小將一人千戶侯封人遽人皆五置戍五十有一歳度萬餘不足則藩司若他縣續之敝所恃以耕石田將安用此嗟夫亶知其一不知其二審毫釐之小利遺天下之大數非計之得也鼠不遊於大廡辟積之內則蟣虱制之故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羅旁山勢巃嵸林木茷虎豹之所咆嘷猨狖之所騰嘯耕牧之民

不敢一窺其樊猺獨跧之是鼠之穴而蟣虱之辟積也夫猺鴟張奪攘非一世矣隋唐為甚唐分懷德為信義立南扶州寄瀧亦惟猺故猺平乃以還之改扶為竇令高州信宜是也由斯而談當時北自瀧水南抵信宜三四百里道橋亭障增修令從枕席上往來況也恱城則縣都城則縣開陽則縣富林則縣安遂則縣後改晉康永寧則縣後改建水安南則縣後改鎮南皆在今境內豈徒為頌賡哉無亦州縣衆建大廡廣幅鼠蟣虱不

得藏聚依阻山木候便為寇以病民也國家治猺莫善成祖景泰丙子之役天順丁丑之役弘治辛亥之役正德辛巳之役嘉靖癸巳之役乙巳之役興師少二三萬多六七萬最後萬歷丙子之役乃至十餘萬師轉饟賞賜人馬舟楫器械可覆假如曩時趙音旺鳳弟吉輩攘臂復起不可亶已與今州縣一歲經費孰多亶見二縣一州遂訝愕乎胡不屈指與唐所置孰衆此尤章明較著者也千金之家不幸其子蒙霧露之疾有能已者不

憚殫家以糈異時攻城邑殺將吏鹵掠鄉里毆奪畜產頭顱僵仆相望於野白晝橫江剽舟而越之貨今茲陸無畏途川無暴客薄林藪晝夜走如通邑鳴鷄吠狗烟火千里甘食美服父母妻子相保縣官雖無加賦百姓免於殺戮亦聖主之所急也初郡毋賦税他郡各以地比給吏卒奉食幣物自漢已然顧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我朝交阯亦不能同十三藩而奉職方議者謂不留黄司空故至此羅旁有鄭大夫何如黄司空而又圖惟治

理撫葺成書即使台還方畧固在善乎大夫之言曰大病新瘥元氣未充時有游邪藥石不可卒去必時糜粥慎動息俟元氣充盈而後岐黄氏可謝遣今日之計實大類是招流散撫新復山澤之利盡弛以予民使歸者日衆蠢爾遺俘乘其革面給以閒田與民雜耕聯之保甲左幾右察長吏時至而拊循告戒之無論屈吾力或亦可德綏與後為吏者求治理於方策則此乃吾師矣

平世急民詩序

西江之水遠自梁益經流三千餘里百川所注無慮五十餘州鬱黔桂繡臨賀其大者也江河萬里而赴尾閭豈不踔遠洪波滂瀁别以灘沱至於兖揚皆厮為九其流殺矣西江廹廹而來其廣可葦無支流以疏播之及至端州而峽山綰轂其口大壑尚遥秋水時至百川灌江江流之大不能遽洩載於高地不亦宜乎漢儒傳洪範配五事於五行恒雨大水罪歸於貌四德咸有何貌而獨不修藉令一身能干天地之和貌何獨召乎水於

時有位不能作肅一國之人盡狂抑又何也大都布氣者天建利者地定傾者人夏而資裘冬而資絺旱而資舟水而資車物之理也既雨乃求蓑笠是謂後時故君子不恃無畱恃吾有以待之非明天人之故裁成輔相之宜惡足語此余觀前代之載自唐而上記事簡畧宋元迄於今日水不絕書固知端州病水地勢之由未可歸罪人事也萬歷丙戌歲自春徂夏淫雨不絕及秋西潦大至江水溢濫督府須梢而入堤決九十餘區宫室

漂漂若泛梗夫不寧婦父不有子垂溺而望濟者聲聞四境城中水從地濆起隍幾復矣當是時督府則連江吳公監司則山陰王公太守則山陰鄭公覲還匿二旬吳公曰嗟不穀奉上命撫兩粤適見於天民將為魚不穀之罪也二三大夫何以免我王公避席曰否洪範有之王省惟歲卿士則月師尹則日位有尊卑故省有大小王不省卿士卿士不省師尹督府豈省泮所省乎泮待罪嶺西匿匿二郡端為省又嘗守端泮之餘烈也督

府何罪之有焉鄭公攝齊進曰信如洪範師尹奚逭夫病指不如股股不如身兩粤視端猶指也嶺西視端猶股也一身舉病吾尚欲誰嫁之監司以故守引慝令守奈何一麟之罪也監司何罪之有焉於是鄭公降服減膳出則望洋而拜入則席藳而坐靡神不舉祝幣史辭遣縣人治塘遣鄉人築堤遣候人戒舟援溺遣館人居溺者水退行縣察疾苦匡困乏貸逋負弔死問孤發倉廩以賑饑人泛舟之役日相望於道遣遂正籍墊没貫

其租畜而不害父老曰天施而不生為而不宰萬物出乎機入乎機見為象而形為器地則然矣吳公王公天道也鄭公地道也又曰拊長畜育父母皆同乎翼而腹之惟毋吳公王公父道也鄭公母道也則相率聲詩頌鄭公摛為十章等其功於禹稷云昔孟子推禹稷之急民也謂思天下有溺有饑由已溺已饑之洚水為儆黎民阻饑禹稷適當其儆救民為務已足稱賢我實未嘗溺而饑之誰敢厚誣賢者禹稷不然居其位思任其責

平水土由我播穀由我有溺有饑而由人乎況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非意之也後世胡越其民不關欣戚即勉强在事常忽秕䕶於人曠責而負清時賢不肖相去遠矣鄭公守郡惟安民為汲汲不幸被水直引以為已辜其賢可知抑有本也王父遂溪公父柳州公皆以民功顯弓冶箕裘殆非虚語孔子遜居禹稷而子孫昌阜不啻過之以古凖今鄭氏其有興乎父老謁余序之葉子曰諾

鄭烈婦挽詩序

嘉靖甲寅余宅憂黃田山客傳晉江吳夫人遺筆是時吳年二十三余同之為泣下曰之子死且不朽余何以生哉後官惠安拜其祠上所賜也過其墓必式時時風厲邑中葢二十八年而有姚氏之事姚氏余弟子陳文銹妻經紀身後遍拜父母兄弟先後親戚語言名理清婉而悽具白晝雉於堂環而觀之莫不髮豎目裂汗下至踵含痛瞠視而不敢止大與吳相類未旌又三年而

有王融林氏之事林氏者鄭汝舟之妻吾郡侯金峯公之婦也汝舟病死林氏必從之死服毒不死服金不死引刀自裁家人覺不殊又不死後數日手抉咽絕乃死嗟夫從一而終聖人懼人禽獸行而為之教不幸當此毀容捷戶稱未亡人要以同穴立信死者有知生者不媿三人必死以殉之豈非信誠蒐結於中如此乃愉快哉余觀周末何死如歸也先王之教未衰重信義而負志氣匪有威命之驅契券之責心有所安計不反顧蓋

俗已成一人善射百人決拾其習然也自漢以來離於戰國之苦人各甘其食美其服厚養其七尺之軀萬一有故多背君父保妻子奉頭而竄至於金川門之約可為搤掔婦人性靜而位内内不見物而遷靜則專一而不可解捐生赴義時則見之閫中女子教以詩書傳記節義中於其心一人倡之繼者相望雖然父母於子螫其足則救螫其手則救安有環視其死而聽之者吳姚之自為可也其父母親戚非也惠安人為余言有司奏

上姚氏報聞非謂不可訓哉林氏百死之具姑若親戚百生之不能乃無如之何矣孔子以當時死易故操中庸貶退蹈白刃者今死難偷生之夫喪節之婦或以中庸自解余安敢輕議之哉惠人見林氏事詠歌之余為之序

寶安報政詩序

自古帝王曷嘗不以考績黜陟羣吏哉五臣九官以彼其能朝工而夕虞夕水土而朝禮樂可辟之八音可並鳴

不可越俎何以故任之也然猶曰尊考績法則通天下矣載以九更考以三成豈朝夕令耶高皇帝仰前代正治官三載而考六載而再籍其稱不書之不黜陟也九載而黜陟行他無論天順間東莞前令吳公十五載而守吾惠亦猶行古之道哉五馬朱旙非不貴矣吾寧入瑣闈持繡斧一舉而卿佐十五載拖金非不捷矣吾寧計日而遷於是速化之敝生傳舍之謡起昔孔子學琴七日而後其人得也治天下與治琴孰難後之人與孔

子孰聖自孔子不能一朝琴而欲朝夕圖理是以孔子所難而責人易之也今天子獨任保衡法古而治故天下見考績法萬歷三年東莞令太和楊公初至是時董公去而民思楊公庶公明恕吏畏而民懷之邑中大治故民為之語曰前董後楊惠我無疆居二年入見天子賜璽書使還縣又一年治行第一督府上書曰臣待罪南邦思惟良吏以振百姓大小二百城無如東莞令寅秋良令報政請留制曰可直指上書亦如之邑中大悦

縉紳學士播為聲詩凡若干篇為無逺也余謂楊公之賢豈以詩假如曩時雲孫龍變久矣以任並受其福雖有良玉不用不知其器也淹迹之度公豈知哉昔高皇帝以三十一章治官府尚克知之考績條而對人皆倍力為巧飾空文以調主上冢宰固不省第令小書以行空自愧其胥耳縉紳學校在三十一章覽此他可知也

愛民詩教卷序

臣讀五倫書高皇帝所以勵羣臣惠百姓者豈不神聖

哉王升者平凉令瑱父也以書切責瑱所以為吏者甚具簠簋不飭殆將谷量何論區豆椒附為直幾何枚數者三斤數者一稅而行他可知矣高皇帝起閭閻見吏侵漁百姓蓋傷之也得書賜金帛復其家庸風在位非大聖人孰能如此而帝乎城高五丈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跛牂牧之峭塹之勢異耳高皇帝為泰山升安知不為樓季瑱亦未見樹者則有君無臣哉靦近世剖觚為圜吏無救火之虞父兄之所詔疇昔之所學

非富貴無訛矣當此時而以愛民相勉若某公父子不尤賢哉某公隱君子也抱道不仕有子曰某宰某縣某公賦詩而祝之言二十又八兩言敝之愛民某拜而受之縣於寺舍日三復而後視事事至則曰大人在上大人在上縉紳大夫倚而和之凡若干章章若干句如某公不別為音葢同聲云余觀毛氏序羔裘豹袪刺在位不愛民也上不愛民則政苛政苛則民殘民殘而怨懟之聲作矣上愛民則政平政平則民安民安而喜樂之

聲作矣憂樂之情豈不由上哉今天子勵精法祖吏治烝烝不格於奸貢詩得是王氏何足道哉余故比而序之

客粤唫序

澱陽趙先生既為太史會今上興國輔大臣與唐虞之治謨烈昭夏廢明聖盛德不載臣竊懼焉則與同列請注起居執簡更侍上甚任之無何典軍南越太史曰臣幸得珥筆事上不能補過盡忠自詭譴死昔嚴助入承明之廬一出東甌再莅南越皆以武節嚴助之為寵臣

敢卑下之乎頼社稷之靈海上無桴鼓之警臣得從學士大夫登高而賦上所以賜臣甚厚後討中朝官太史曰臣按職無狀當貶退久矣上寛之得至於今嚴助禁門腹心臣拜會稽數年不聞問武帝賜書責之臣奉三年計最業治裝徒以宿愆不可忍猶得齒於抱關上所以皐臣甚薄臣請歸三洞待察石洞子讀容粤𠌫未嘗不三復之也自有屈平操觚之士莫不張侯於離騷逐臣尤以爲鵰人不得於君不能無怨怨不能無鬱邑而

牢愁鬱邑而牢愁不能無噫舒故曰屈平之作離騷葢自怨生也周公其衰乎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誰則不然以彼其材即不歷九都而遊諸侯何必懷沙之賦周公居東三年謂譙譙不如肅雝可謂几几不如肅雝不可何者東國非清廟固此周公故曰詩可以怨在此不在彼太史固學周公仲尼之道假令吾輩推太史并席屈平而令曾生坐宋玉景差之間何如曾生曰非可以口舌爭

書雲臺草序

余四女幸皆托於文士韓甥其仲也甥家大人伯聲甫以詩起家偕計吏隨牒桐柏文學說詩比於鼎來至其所撰詩歌若出金石於是諸生鑱於學官竊語邑去信陽二百里而近使與何仲嘿同時豈不東西並奏哉庭中程督固惟本業兢兢而翁者櫨梨而妨菽粟孺子柰何復食其餘甥顧時時歌咏不休閒請於余不妨菽粟櫨梨何病於是甥輒錄其歌咏付於剞劂稱書雲臺草

云書雲臺者煬讀書所據定山之顛北望羅浮道也賈生年少所著書疏辭賦千載之下班白猶退讓焉當時非周孔之言不談非墳索之書不復里巷鄙語無為穢其腎腸今所賓錄卑卑儕俗北面賈生宜也於此而能道古視賈生猶難耳頃别駕守縣請余志博羅余錄煬遊羅浮詩别駕少之煬雖少乎肩賈誼兄王勃矣文期於工又何以年竟削之也大聲不入於里耳使天下皆若而人雖有拱璧以先駟馬又何足為煬重哉雖然孔

子躬行為重故曰文莫猶人他日直謂辭命不能惟在嘿成而信余願學孔子諸甥往往索於文學之間得無窺余有低昂乎余過矣余過矣

櫟園集序

古者王公大人下逹窮閻男女四方建國自圻内逹之皆能詩相彼㲉音機動聲發不必傳也漢儒林傳各國詩皆有傳弟子嬗受至數輩都大位操大議奉其師說若出一口第說耳未必能作吾粤詩本孫典籍子朋其

傳也子朋尊人光祿公師黄宫尹與典籍同時四公宫尹後而師之以其詩教粤中上足弟子黎秘書梁比部歐虞部皆與光祿同門子朋以父執故從秘書遊而尤尊事虞部虞部比部典籍皆子朋同縣源流可迹有傳而又能作豈不盛哉昔比部造車粤中合轍天下當是時齊楚吳越數君子講業京師日斬三材而和之日矩陰陽而齊之比部業就孰道䟽其輪下迤而微至矣其後秘書虞部乘二廣驅馳中原齊楚吳越望而識其旌

曰夫旌南粤之麾也粤三駕而天下不能爭此無故黃帝法耳祕書曰欒園集大率樂府趣古人古詩樂府之流也故多與樂府同美五言近體踵步王孟七言近體比肩錢韋五七言絶句類杜公朕逸則王昌齡李頎也諸公骨皆朽矣固知子朋自得者多若吾粤黎梁遷修文郎久獨虞部為祭酒子朋北遊辭於虞部乘風而歸以致師中原必無敵矣

李惟實詩序

高凉李惟實少倜爽嘗侍其大人觀察公浮湘弔屈平所自沉淵泛洞庭登岳陽樓望鸚鵡洲羡禰生之賦東下赤壁問周郎破曹公處出彭蠡度懷玉山謁子陵釣臺徘徊錢塘入金陵觀宮闕之盛當是時惟實方在總丱業踴躍賦詩意乃薄王子安矣已與計偕再罷歸郡集癸未後詩賦題曰吹劍丙戌諸作直以北征名之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譚詩於諸名家之前譬猶一吷也惟實自序云爾觀察公亦言兒志大而

自命也廉惟實行有事於四方其操將益富其游將益廣其稱名將隨地而屢更其廉於取名而自喻於吹劍可知也夫惟實自喻於吹劍豈非以無聲乎則歎之乎無聲至矣見卵而求時夜吾方計之大早請論聲詩以聲為教者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人有志則形於言而為詩詩必有長短之節謂之歌歌必有高下清濁謂之聲比聲而莞弦之謂之樂故三百篇皆樂章也後世其聲不傳立於學官博士弟子所肄惟理之為解

失其本矣漢猶近古降而魏又降而晉又降而唐去古彌遠而皆有一代之聲君子於宋而弗詩之亦理故也令夫學齊語者必臨菑學楚語者必郢齊學而秦楚學而晉一出口有耳者能辯之然則學詩學漢學魏學晉學唐至聲不能辯幾矣斯學盛於弘正間而李何為之冠泊近世一二君子自相雄長傲倪當世呼於埡澤能令人宋之乎嶺南好詩賦公車之士至舍本業趨之惟實逸才當壯盛之年好之甚寘身郢臨菑閒齊楚語不

難矣嶺西兵憲山陰王公謂余壬午選士才子三人張萃兄弟一即惟實萃余塔也昔余弱冠與計偕至京師購漢魏唐詩讀之見薛胡二子泰山五經介丘四傑恧焉則盡還諸詩而惟程朱之誦夫詩何害於經滄浪歌孔子之所聽也即周公孔子亦皆賦詩第樂本有聲君子謂有無聲之樂詩樂章也故曰無聲至矣間以語萃萃曰請問無聲之詩曰無聲又安能言故余亦不能語惟實也

粤遊草序

英宗御宇始命憲臣董學官其任眎諸司爲重至於今非經術高第不居不然嫺古文辭方駕漢唐作者不然談説名理儀的孔孟以爲宗葢其重也夫芻狗已陳矣猶復篋衍文繡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必數眯焉若未陳者必陳者而後知不待尸祝則人人辨之矣文章雖不朽盛事辭賦壯夫猶曰不爲幸而有作遂謂代興傲睨憑陵自相雄長往往不軌於道身教謂何名理之士

又雕蟲之故辭學絀名理名理亦絀辭學二者皆非也粵中董學之臣經術高第後先接踵不能殫舉文章則錢塘田叔禾名理則崑山魏子才未有能兼之也東武郭舜舉先生經必削乎陳言教一稟乎先聖而尤長乎詩先是婺州趙太史客粵有隘先生實出其門遊粵有草源流可覩矣太史一麾而出未免江潭之思先生奉璽書乘傳行部歷百城覽名山大川交其賢豪為國家弘棫樸之化榮悴不同較其辭皆性情之正也昔孔子

講業杏壇之上六藝之籍豈不極博何莫學詩則雅言
於小子事君事父鳥獸草木以言天地之間備矣要皆
本於性情漢唐稱詩雖與風雅異體發乎情止乎禮義
而合乎中人心一而已朝廷以先生為木鐸學官弟子
十倍孔門歌以永言何者非教且夫水火交於中則心
不靈矣即有嗌言若哇焉爾先生洞然常虛灑然常適
是非喜愕曾不滑其靈臺匪特登高能賦雖沉汩於文
墨心有餘閒投袂而歌若出金石有由然也世談藝者

好為高論動則推轂北聲而北面北地十五國風皆江之北提封其時如此人函五常之性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水土之風氣齊魯已異秦晉奈何尚江北於江南大氐有古今無南北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上之教化士之誦習其流漸矣尚有魯陽三舍可返總之性情為本所謂中聲者也粤人好聲詩故太史及先生來南皆樂與遊不佞亦從其後石洞得二公詩若增而高矣容粤嗌既序即不文何辭於先生

山中唫序

如臯姪外孫焞少倜儻有大志余歸羅浮治石洞焞厓弱冠無歲不偕徘徊四百三十二峯漱石枕流無遊不從嘐嘐慕古富貴而浮雲之無步不步無趨不趨充是志也追蹤古人可也陳公甫謂其徒李孔脩可伴盧岡不獨能詩一技於焞亦云方搆緑陰草堂下悱發憤而東莞黄尚業以其詩付剞劂豫章生七年始知雖有美玉無寧示人以璞黄生則謂卽未珪璋璞而固有大厦

良材乃本於托根之日積以年歲追琢而劘礱之斯明堂之器哉焞勉矣